

游走古典

□王少青

中国有很多古老而曾经繁盛的地方,因为是在诗的国度,这古老而曾经繁盛,就很容易与诗歌结缘:一是由诗歌来证明和维护其古老;二是以诗歌来记录和渲染其曾经的繁盛;三是古老而繁盛延续至今的文脉,又往往表现为诗歌。

淮阳就是这么一处地方。淮阳这个地名起得好,响亮,很有空间感,起名的思路不复杂,就是把地域称谓变为行政区划名称,但一定是在一个天下统一、时局稳定的时期起的,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大格局。这让我们今天站在淮阳的风中,南望淮河,无论隔了多少楼宇多少繁华,都可以视若无物。

淮阳的原名叫陈,与淮阳以空间感取名不同,陈是以时间感来取名的。时间的那一端在哪?我们今天还找不准、望不到。清晰的东西让人踏实,模糊的东西引发想象。

回望来路,我们只能以诗意的目光,穿过衙门越过宛丘,找寻先人出发的地方。

千百年来,与陈、淮阳这样的地名形成标配的,便是诗歌,如其中的《诗经·陈风》,更是成为时空间无限张扬的文化坐标。而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上,与诗歌互为标配的,恐怕就是书法。

写诗和写字,都不是容易的事,不是你想弄好就能弄好的,对从业者的素养秉性都有很高的要求。兼具诗人和书法家双重身份,在古代成气候的文人中也不在少数,今天这个时代,更是寥寥。时常有自诩或被称为书家兼诗人、或诗人兼书家的,掀开了来看,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说其少,并不是没有,古陈之地的今天河南周口,就扎堆儿了几位真正能写诗能写字的。张华中先生便是其中

的代表人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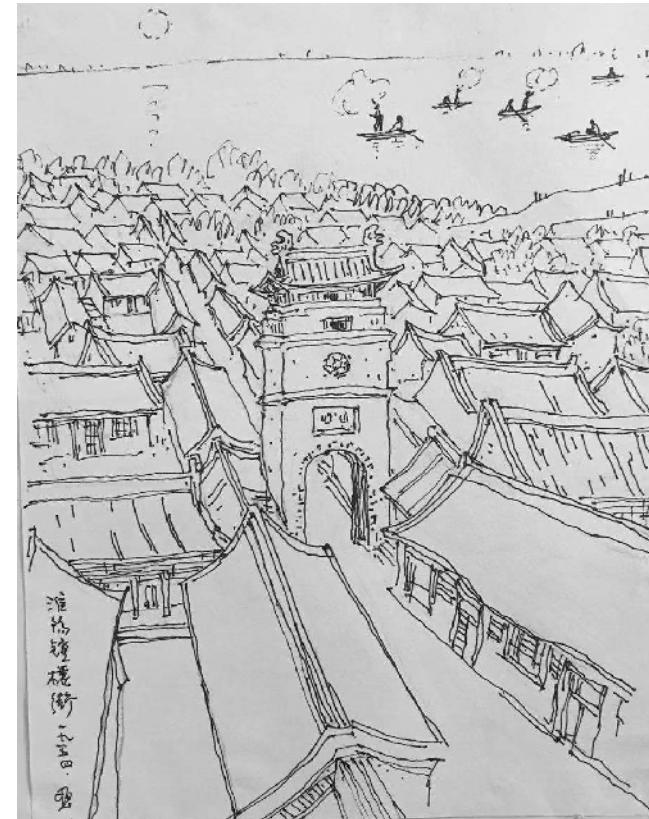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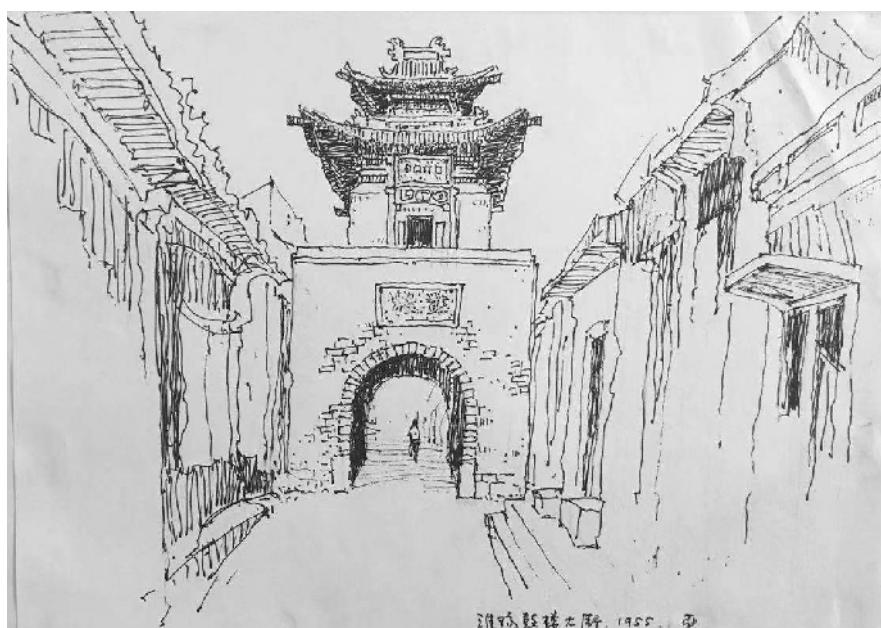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华中先生便以抒情味很浓的现代诗名满中州,他以很健康很人文的心态写诗,不曾走卧轨、移民、拿斧子劈人等时髦路数。同时,以一手古朴凝练的楷书,为太昊陵重修碑丹的张华中,又给人们展示了他入古很深的一面。

几十年走过来,华中先生身上古典与现代融合得无痕迹,书法与诗词文赋互为表里,相得益彰。我与华中先生相识三十余年,深知他吟风弄月的浪漫气质与快意恩仇的江湖气质背后,是难以掩饰的古典情怀。

华中先生对中国古典的东西,兴趣浓,悟性高,涉猎广,造诣深。每玩一样,都玩得精绝,他又偏偏玩了多样。写诗,由现代诗转入旧体诗,剑走偏锋在六言诗体上做足了时代气象;打拳,以凌厉的身手,

在周口小城先后带出了数百的徒子徒孙;蓄须,花白的美髯,透着于右任冯友兰的民国范儿;写字,更是在晋唐之间吃得通透。尤其是他的小楷,把灵动与拙朴揉在一起,既有杨柳依依,又有老僧入定,看得人里外透着舒服。近几年,华中先生又潜心研究诗词、书法理论,学问做得扎实,路子走的还是传统性灵一脉,没有借鉴现代学术思维方式,这让我们对他的学术收获,更多了几分期待。

华中先生辑选与淮阳有关的诗歌200首,以小楷精心书写,公开出版,是件很有创意、很有意义的事。这些诗作有古人的也有今人的,今人的只是帮衬凑数而已(因为选有我年轻时写的一首,故作这般说)。而以华中先生的书法表现任何一首古诗词,都堪称珠联璧合。翻开来读读,便知我说得实在。



鼓楼街

晚霞掩夕阳,暮鼓声声响。
古城渐入静,归燕落堂梁。



作者:
葛庆亚

钟楼街

晨钟悠扬伴朝晖,一楼耸立出霞微。
登高能见城湖景,小舟划动渔网飞。